

法寶壇經精簡

何耀光署



慧光居士敬錄

法寶壇經精簡

至樂樓叢書二十六種

一九八六年

丙寅孟夏印

禪宗六祖畫象



本畫象從六祖壇經複印

序言

丙寅孟夏之月 耀光 八十初度 余少覩居士自秘坦以
其宗人澹如居士手鈔慧光居士輯錄之法寶壇經精簡
見寄 屬採入空樂樓叢書中 并寓書云 印書祝嘏壽域
綿長宏法利生功德無量 自忖老耄德薄 曷敢當此 然余
居士之雅言盛意 均有足以感銘于心者也 余維禪宗第六代
祖師慧能尊者傳五祖衣鉢 示不識文字相 故平生并無
著作 涅槃后其門人法海等記述其說法之語 名曰法寶壇
經 自唐流傳至今 千有餘歲矣 是經要旨在於明示一

切萬法皆從自性去自性即是自心自心即是真佛夫
佛者覺也覺者悟也悟吾之本性也初祖達摩西來盡掃
文字見解單提性宗頓悟成佛後世強分佛法為頓漸
二門者不悟者之言也何則六祖慧能一樵採獨獠耳不
識文字聞五祖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言下
立悟遂傳諸佛心印六祖之法寶壇經蓋言悟也言頓也
經云迷時師度悟時自度悟之謂也凡夫即佛煩惱即菩
提頓之謂也布寶筏於苦海秉慧炬於昏衢未有若此經
之明白直截者也慧光居士棲心內典契會曹溪爰將壇

經選要鈔錄輯成法寶壇經精簡一卷分別標明要目
自言精取易讀簡無失真之義蓋欲使讀者易讀易曉了
知禪宗自證自悟直指之道與諸佛定慧圓明之心宗也澹
如居士楷書嚴謹樸厚得唐人寫經遺意二難并矣余拜而受之
敬以付梓俾世人知壇經之所傳述者即世尊在靈山會上付與初
祖大迦葉尊者之正法眼藏也

何耀光序於至樂樓



法寶壇經精簡目錄

前言

一 得道因緣

八 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二 東山法門

九 坐禪與禪定

三 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十 無相三皈依戒

四 說功德

十一 法無頓漸

五 說生西方

後記

六 說在家修行

七 說定慧

法寶壇經精簡

慧光居士敬錄

前言

法寶壇經乃禪宗六祖大鑑師生前說法。由門弟子編成。自唐以來。海內翻刻。版本甚多。文字不無訛舛。一九一九年無錫丁福保廣羅古籍十餘種。校訂箋註。厥功至偉。一九六五年香港善信據以影印。復由中華佛教圖書館校正註文訛誤百餘處。並畧正句逗。予受而讀之。深喜得窺內典。頓悟癡頑。洎歸隱故鄉。輒檢閱經文。反覆

一

尋繹。神會曹谿。方寸彌淨。爰選要鈔錄。每
段冠以標題。成法寶壇經精簡一帙。精取
易讀。簡無失真。緬維祖師不由文字。嗣法
黃梅。生前預言。圓寂後每驗。嘗對門弟子
說。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
吾說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
柳為官。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
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眾僧驚
起。見一賊人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
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

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師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

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一出家指馬祖道
一禪師而言。一在家指龐蘊居士而言。或
曰一出家指黃檗禪師。一在家指裴休。此
所謂至誠如神。故能前知。然在青史並不
多見。南漢劉鋹迎衣鉢。鉢墮地。因捨田數
十頃贖罪。明魏莊渠為廣東提學。慨然欲
闢佛。毀佛寺無數。至南華擊六祖相傳之
鉢。又欲毀其寺。焚其衣。見鉢現委鬼二字。
驚而止。師有銅像在廣州北城六榕寺。前
清末季。廣東巡撫游智開派委員至寺取

像以改鑄銅元。委員乃焚香默祝。謂此行
係不得已。非其本意。方禮拜而此像忽無
故傾倒。有聲如雷。屋瓦皆震。委員大驚。伏
地不能起。左右掖之出。以狀報游。游亦驚
駭。像乃得保存至今。漬犯神靈。輒遭懲罰。
敢不敬哉。

一、得道因緣

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
父諱行瑫。武德中謫官新州。本貫范陽。左
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

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
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
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
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
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
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
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
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
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夙昔有
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

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
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
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
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
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
獼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
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
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
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
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

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太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

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教授師神秀思惟。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曰。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